

生活世相，我們身上的時代

陳柔縉作品中的生活史

整理側寫／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 審閱／陳柔縉 作家

作家陳柔縉以小窺大，津津有味地沉浸在旁人一眼就忽略的小事裡，然後為我們寫下了篇篇動人的故事，並且是貼近記憶也黏合生活的。本文串聯起陳柔縉幾部精彩的篇章，透過她充滿知識又風趣文句的帶領，我們可以發現，原來在人生的舞台上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個故事——許多的曾經，正等待被發現。

關於生活，不是沒有故事，只待發現。這是閱讀陳柔縉的作品，很具體的感受。

國立台灣文學館於2013年6月推出了「食衣住行文學特展」，在策展期間，我們遍尋所有文學作品，攀爬不少文字山，只為了摘取作家筆下關於生活中食衣住行的素樸、精彩、吉光，在尋求與閱讀的過程中，陳柔縉的作品就像是為本特展預備好了精彩的舞台，讓角色、道具、場景、肢體動作、思維，有足以伸展的空間，盡情地揮灑。於是在本期特展專題中，經由作者的同意，我們串聯起陳柔縉幾部精彩的篇章，透過她充滿知識又風趣文句的帶領，我們可以發現，原來在人生的舞台上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個故事——不是沒有，只是許多的曾經，正等待被發現。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看過泛黃的老照片嗎？若是家族照，一家之主端坐在照片的第一排中央，身旁的女主人或許含羞又靦腆地勉強看著鏡頭，一旁各年齡層的女孩男孩們，或被懷抱，或兩臂併攏於雙腿兩側，學生帽緣下略露青澀的臉龐，或故意耍帥的側身、不看鏡頭的若有所思貌等，照片裡的每一個人，都有故事，不只是那攝影的地點，發生的事件，也不會只有那得意洋洋的一家之主、新郎倌，如果有一個安靜

的空間，將鏡頭完整地聚焦在任何一位成員上，靜靜地經過一些時日，動人的畫面會自每個人身上顯影、舞動，這是陳柔縉每每書寫在意的人、事、地之際感受也掌握到的，於是她鼓勵每一個人都該回去問問家裡的老大人，那泛黃之前的青春歲月，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就以她在《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的同名篇章中，陳柔縉描述自己家鄉的戰爭記憶作為開端：

住的鄉鎮挨在濁水溪南不遠，阿公約有三甲地，一甲的溪埔地租給佃農。「日人尾」（台灣人稱日本時代最後幾年），美軍轟炸機B29動不動就來空襲，農人在田間無法安心工作，佃農「做無」（沒有收成），索性把地還回來。一下子，鐵線草長得奇高，阿公借了親戚的牛去翻土，爸爸跟在牛後面用腳把草踩進土裡。阿公又跟阿衡仔叔公討了短短的蕃薯藤苗。叔公不保證種得起來，但當時農田荒蕪，作物缺乏，能得點小苗，阿公已非常感謝。結果，鐵線草埋進土裡，成了最好的有機肥料，半年後，蕃薯個個肥大；爸爸跟我說這個故事時，用雙掌合捧來形容。

戰爭的最後一、兩年，台灣各方面更形殘破，一切物資都少，米和豬肉要配給，對農家這兩



陳柔縉的歷史與生活專書。

《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出版，2005.07）、《囍事台灣》（台北：東觀國際文化，2007.01）、《台灣摩登老廣告》（台北：皇冠文化，2008.05）、《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台北：時報文化，2009.11）、《舊日時光》（台北：大塊文化，2012.12）

項監控得厲害，對蕃薯卻放任自由。於是，阿公每一天去田裡挖蕃薯，每天載一牛車回來，約莫一千台斤，倒在家後巷子。鄉人聞風而來，一天就賣得一千圓。一千圓是非常大的錢，小學老師一個月才領四、五十圓。爸爸說，「賣到心會燒」。

阿公先前在公學校後方買了一塊地，因貸款欠日本勸業銀行台南支店（今土銀台南分行）三千多圓，十幾年還不完，利息壓力越來越重，沒想到賣幾天蕃薯，就還清了。這塊地後來分給爸爸這一房，也是我們兄弟姊妹五人能繳出學費、安然成年的後盾。雖然，那塊地不得不賣掉，但故事永遠留下來。¹

陳柔縉聽大人說家族史，記錄他們的口述回憶，這些成果在在都為她的起心動念作了印證：時代不專屬於誰，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記憶不能只靠幾座古蹟和英雄書上的幾個人，故事不計大小，都值得流傳。誰又能預料哪個故事會在哪個心靈發光與發熱呢？²

探索自身未曾參與或未曾記憶的父輩、母輩歷史、生活樣態，心境體會，或能對空間環境與行動，有更深、更廣的看見，無論是土地、耕作，移動的交通工具、服裝、飲食都與人的生存互相關聯，在彼此中流動著依附其中的情感，「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這不僅是一個「發現」，更是一種呼喚，鼓勵、提醒我們趨近生命中更多有趣的事。

來一罐，虎標萬金油

萬金油可以吃？如此驚人的效果刊登在1930年的報紙上，陳柔縉在〈來自緬甸的虎標萬金油〉一文中，為我們揭開了萬金油萬萬都能的功能。這瓶經歷半世紀之久，浸染許多人生活味道的藥品，原來有著精彩的身世與故事，且看陳柔縉如何從楊遠在1936年發表的〈頑童伐鬼記〉中抽絲剝繭，一路追問：

井上健作從日本的美術學校苦學畢業，來台灣依親。初到之時，就被跳蚤蚊蟲咬個半死，拼命拿砂子搓身體止癢。大嫂見狀，不禁笑說：

1. 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台北：時報文化，2009.11），頁16-17。

2. 同註1，頁17。

虎標で 世界を制覇する
 臺灣支店も藥種界に咆哮

「何れも虎標の真似及び「ヘンヤマイドイン」の發行
 品として「一」の商標を認めたことを
 は我國商標に同様な勢力を及ぼ
 々として最良に取仕に取歩を加
 へて至つたのである」

「一千萬圓といふ額の買付を知
 ても、認めてゐる者はにけり
 けるまでもなく、彼らにも有名な金
 牌、八官丹、頭痛丹、清快水の四
 種で其商標は、商標一切に類あ
 り出せば、目的の達成は、何れも
 同日の比にあらず、八官丹は口
 として、頭痛丹は、頭痛に効
 能を發揮するといふ石炭の薬
 だし、清快水は、打撲には百
 應、効しないが、虎標の魚肝油
 認めて代飲物は、世界各處で
 發行の効験といふやうな、虎標
 虎標其に虎の商標に、脚を認
 てる、認むに、認むべきは、認
 永安堂の主、胡文虎氏の個人で、
 氏は功野下、南洋に於て、認
 り、認むに、認むべきは、認

虎標で 世界を制覇する 永安堂 臺灣支店も藥種界に咆哮
 (以虎標(這商標)稱霸世界的永安堂 台灣分店也向藥種界咆哮)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1年(1936)4月11日，10版。

「真可憐！趕快洗一洗，我拿藥給你擦。」她從壁櫥拿出來放在榻榻米上的，正是「萬金油」。健作後來「打開蓋子聞了聞，然後用手指沾了一點擦在紅腫的部位。本來發燙、紅腫的地方，剎那間就舒服了許多。」

健作是小說主角，出現於台灣前輩小說家楊遠1936年的作品〈頑童伐鬼記〉。與其說健作的大嫂偏愛萬金油，不如說，七十幾年前，楊遠發表這篇小說的當時，萬金油已廣為人知，才會被拿來入作。

楊遠在小說裡，不只一次提到萬金油，而且，萬金油的功效愈來愈大，除了止癢，還可以止血。健作的姪子次郎跑到垃圾堆裡玩，誤踩了玻璃碎片，血流不停，「小腳小指頭幾乎快斷掉似的懸垂著」，痛得哇哇哭。大嫂抱著次郎到客廳，一面用尿布擦乾次郎的腳，一邊說：「健作，拿藥來！」這時，健作拿出來的，又是萬金油。楊遠當時所寫的「萬金油」，並不一定是現在大家熟知的「虎標萬金油」。1930年代，虎標萬金油的偽造品叢出，就是冒出「猩標萬金油」和「番頭標萬金油」這類山寨品，魚目混珠，瓜分市場。³

從包裝及一隻虎的商標，陳柔縉娓娓道出虎標萬金油的開創史，代代相傳熟悉的味道及品牌，原是自南洋輸入的舶來品，也要到日治時期才出現的家庭常備擦劑。

看創辦人名為胡文虎，就知道萬金油的罐子蓋子上的老虎打從哪裡來了。胡文虎祖籍福建永定，父親隨著離鄉潮，僑居緬甸仰光，經營「永安堂」中藥行，1908年，父親去世，26歲

的胡文虎和弟弟胡文豹接掌永安堂。隔年，胡文虎到泰國、日本轉了一圈，視野大開，瞭解中西藥業，回仰光後，研發出好幾種藥，其之一就是萬金油。

到了1920年代，虎標萬金油在東南亞已躍居知名商品，到處有永安堂的分行和藥廠，廣告也大版大版刊登報紙，總部更遷往英國殖民地新加坡。

目前資料無法判斷，1920年代，台灣是否有個別人或商店使用或販賣虎標萬金油，但1930年是確知的一年，台北大稻埕永樂町（今迪化街）的中藥名店「乾元」取得總代理，5月間推出促銷活動，買一罐30錢的萬金油，免費到永樂座戲院看影戲。而且據《臺灣日

日新報》報導，這一年，胡文虎來過臺灣，拜訪了艸艸的愛愛寮。施乾先生在此收容乞丐，親自刷洗他們的身體、幫忙理髮，也教他們編草笠、草鞋，讓乞丐走出愛愛寮時，有自立謀生的能力。胡文虎在東南亞一直以散財做慈善和教育聞名，參觀愛愛寮之後，也「慨捐五百圓」。⁴

爬梳萬金油發展歷程的同時，陳柔縉鋪排相關的人際網絡，施乾先生與愛愛寮動人的故事，胡文虎短暫停留台灣也慨捐五百圓，那是多大的錢？參照陳柔縉在〈王永慶的兩百圓有多大〉裡的參考值，「一個月二十圓全家即可溫飽」，可見五百圓的金額以及胡文虎的財力確實很大。這樣的藥用品，究竟在日常生活中佔有多大的位置？那或許像是面速力達姆小護士般的強大，或更甚之：「中風中痰 霍亂吐瀉 心氣腹痛 絞腸痧痛 四時感冒 止咳化痰……提神止渴 消除百病」，服用方法：將此油取三分之一用茶或滾水沖服童子酌量減服。⁵與現今萬金油只是擦劑相較起來，著實驚人。胡文虎是八面玲瓏的生意人，草莽、單刀直入的作風，追著盜版貨始終不甘休的形象，成了虎標萬金油上，老虎、萬金油熱門符號外的另一鮮明的景點。

人生的苦澀與甜蜜，像巧克力一樣

吃什麼零嘴點心，足以吃出階級不同，自古即然，陳柔縉探索了巧克力作為西方文明引渡者的種種面貌，依1932年報紙的廣告所提，牙膏軟管裝的

森永巧克力，「一個十錢」，牛奶巧克力有「一個五錢」，也有「一個十錢」的，雖然不算太貴，約一般傳統零嘴的十倍上下，但可能因性屬都市稀有之物，庶民又停留求溫飽的階段，巧克力仍是珍貴零食。⁶而一顆／條巧克力存在階級間的樣貌是怎樣的？

約七十年前，台灣最好的中學「臺北高等學校」裡，黃天益邀同學蔡西坤到台南家裡玩。名為到同學家玩，實則暗藏計畫，要藉機介紹蔡西坤給黃家作女婿。

黃家是台南的大戶，在東門圓環邊坐擁一個大庭園，取了個優雅的名字叫「固園」，時有文人騷客來往作詩唱酬。……來自屏東的蔡西坤家境平平，當他形容黃家「家道殷實，許多排場和享受是我沒見識過的」時，他以一顆小小的巧克力來說明。「從沒吃過巧克力的我只敢用舌頭舔，舔了半天，覺得苦苦的，也不怎麼好吃。有人就告訴我這巧克力糖裡面包威士忌，很好吃，要我咬著吃。」豈料一咬，威士忌噴了他一身，弄髒了唯一的一件學生制服，大家就笑他土。⁷

根據陳柔縉的考察，巧克力在西方直到19世紀才普及，早先17世紀從墨西哥經西班牙傳入法國時，巧克力還屬一種飲料，與台灣的關聯約在1869年，台灣南部有位葡萄牙人，很熱誠地接待初到的天主教年輕神父一杯熱巧克力，但直到日治時期，巧克力才真正以零食界嬌貴的公主之姿，進入台灣

3. 陳柔縉，〈來自緬甸的虎標萬金油〉，《舊日時光》（台北：大塊文化，2012），頁30-31。

4. 同註3，頁31-32。

5. 同註3，頁33。

6. 陳柔縉，〈巧克力〉，《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出版，2005.07），頁33。

7. 同註6，頁30。

社會，⁸ 並且提供了階級作為標記，也為身分裝點門面，甚至成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浪漫表徵。

人生充滿酸甜苦辣各樣滋味，只是從不需要在意長相如何的巧克力，只要外部包裝、行銷得當，它的身分就不一樣。從1899年森永太一郎所創辦的森永商社製造的巧克力、1920年在台北設立「明治」到當今在各大精品百貨設櫃販售的比利時Godiva，巧克力的身影依然流竄在身分、階級以及愛情之間。食物流動到文學家筆下，則又成了另一局面，這得在20世紀末台灣文學中，飲食成為類型後開始談起，在森永、明治之外，開展了「食色性也」的新文化。

斷髮洋裝應時局，雖然只是黑西裝

「一張1916年的舊照片裡，33歲的李延禧一雙深眸，頭髮微捲，俊得像明星；打的“Ascot”領帶，比蝴蝶結還風雅；皮鞋尖頭要高跟，時髦到百年老照的沉黃也壓不住，真可謂台灣一代紳士」。他，是陳柔縉筆下台灣最貴的單身漢，⁹ 那樣的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都還沒有起動，以文化運動推動政治社會改革的台灣文化協會也還在一幫年輕有為的醫學院、留日青年學子腦中醞釀，剛離開1915年西來庵事件，被視為台灣最後一場武裝抗日的戰爭不久，李延禧的打扮，和當時正逐漸適應日人統治的庶民生活，尚有格格不入之感。雖然如此，陳柔縉問起台灣男人究竟什麼時候開始脫掉長袍，穿起西服？她認為必須從剪辮子談起：

清代台灣男人的外觀，富裕人家身穿長袍，農工階級穿衫褲。頭頂垂一條長辮子，則兩者沒有不同。這條辮子是17世紀中期滿人入關滅明後，硬給漢人安上的「勝戰紀念品」。許多不從異制的明朝臣民，曾經不惜以人頭落地來抗拒這條滿清辮子。

但是物換星移，兩百多年過後，中國人要西化，像蔣夢麟在1908年留美前去剪辮子時，卻又要一番掙扎，有「上斷頭台的感覺，全身汗毛直豎」。魯迅在小說《阿Q正傳》裡，另有生動描寫剪了辮子的留日學生回國，母親為此「哭了十幾場，他的太太跳了三回井」。辮子連結著民族認同，要卡嚓一刀剪去，真不是件輕鬆的事。

對中國人如此，對在台灣的中國人如此。南投籍作家張深切九歲剪辮，「一家人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為他斷髮的父親「好像殺了人，茫然自失，揮淚走出外面」。¹⁰

日治的台灣，失去辮子等同失去民族的台灣人，亦如失根，素有愛國詩人之稱的詩人洪月樵，1895乙未割台後改名繻，字棄生，著名詩作〈痛斷髮〉洋灑百字詩，血淚斑斑，然隨著商業經濟的滾動，不得不接受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從商賈開始易服，以免於在台灣以外之境，遭人異樣眼光而被貶身價。據陳柔縉的考察，日治五十年，西服一直不便宜，越早期越是如此，1911年起，民間士紳紛紛倡導「斷髮不改裝」，開始讓剪辮子和穿西服這兩項標誌近代化的活動脫鉤，主要的思考點就是因為剪辮子和穿西服是焦孟不離的連體嬰，而西服昂貴，多少阻礙了剪辮的意願。最終台灣人漸漸脫離了清國樣貌，走入近代化，雖然如此，價格昂貴的西服無法普及，且又成為另一種位階的符號，只是當帥氣的李延禧現身引人注目之際，也大概不會想到，進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裝淪為敵國服裝，大家害怕被譴責，開始避穿西裝，這樣的局面顯明了常言所道：服飾是政治的寒暖計，實有其道理。¹¹ 而除了男性的西服外，陳柔縉也觀察到女性衣著的轉變：



劉青雲結婚照／劉克全先生提供。

盛裝的新郎與新娘的禮服都皆為西式，新郎大衣式的西裝，直條紋長褲，新娘過膝的洋妝，這些都代表著照片主角、家族在社會的位置，非上流者無法為之。可參閱陳柔縉，〈新娘婚紗〉、〈新郎禮服〉，收錄於《囍事台灣》。

1910年代還穿著兩段式的漢服，上為衫，下為長裙，全身包得密不透風的台灣女性，臀部被長長的衣衫蓋掉，脖子被高高的衣領遮走，整隻胳膊也只見手背而已。要到進入1920年代，才開始出現玩味頭髮與衣著的摩登女郎，這樣的摩登之風是從上海、福州吹過來，女性服裝好像裝了自動捲簾，長衫的下襠一寸一寸往上收到腰，露出臀部來。袖子也縮短了，女性柔細的手腕終於見到陽光。衣領高度一邊往下降，長裙一邊往上拉，雖然未過膝蓋，千年不見的小腿，也終於走出大牢。¹²

時間畢竟是一直往前走的，人們的生活就在分秒之中，或隱微或大張旗鼓的改變以反應時局，作家陳柔縉以小窺大，津津有味地沉浸在旁人一眼就忽略的小事裡，然後為我們寫下了篇篇動人的故事，並且是貼近記憶也黏合生活的。本文自陳柔縉諸多精彩的文章中選文，當有不足之處，卻也希望

此文能有小石投湖之效，能在我們的心中盪漾無限擴大的漣漪，關於我們的生活，關於己身與她／他們的記憶，用心追尋，玩味文學。☞

陳柔縉小傳

1960年代出生於雲林。現專事寫作。1993年，首部著作《私房政治——25位政治名人的政壇秘聞》問世。1994年《總統是我家親戚》面世，奠定其別具風格的歷史書寫，1998年該書增修版改名《總統的親戚》。接下來部部好書：《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曾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新聞局最佳人文類圖書金鼎獎，《宮前町九十番地》曾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類十大好書、誠品達人選書第一名。至今仍以發掘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生活為研究主題，相關作品有《囍事台灣》、《台灣摩登老廣告》、《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舊日時光》等，其中2009年出版的《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獲新聞局最佳非文學類圖書金鼎獎。陳柔縉的作品具有迷人的吸引力，追隨著她敏銳的追索、風趣的文字，不難發現一幅幅有趣的生活世相，包括你我所熟悉的生活，正在眼前展開。

8. 同註6，頁32。

9. 陳柔縉，〈台灣最貴的單身漢〉，《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頁42。

10. 陳柔縉，〈西服〉，《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頁288。

11. 同註10，頁293。

12. 陳柔縉，〈台灣二〇年代的「大亨小傳」〉，《聯合報》，2013.05.25（來源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920700.shtml#ixzz2WT5UHNqP>）